

朱耀良
/著

◎超然的视觉



圍 棋 心 理 縱 橫

朱耀良 / 著

江西出版集團 江西人民出版社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围棋心理纵横：围棋心理与文化/朱耀良著.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210-03920-4

I. 围… II. 朱… III. 围棋—体育心理学—研究
IV. G891.3-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4691 号

围棋心理纵横

——围棋心理与文化

朱耀良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正彩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年9月第1版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21

字数: 300千 印数: 1-3000册

ISBN 978-7-210-03920-4 定价: 32.00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 南昌市三经路47号附1号

邮政编码: 330006 传真: 6898827 电话: 6898893(发行部)

网址: www.jxp-ph.com

E-mail: jxp-ph@tom.com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圍棋心理似棋對圍
棋的有關理論進行
了有益的探討。

王西南

围棋心理纵横
是南燕心理
学探讨。

马晓春

目 录

1 前 言

11	·····	第一章	点、线、面的心理依据
12	·····	第一节	点
18	·····	第二节	线
32	·····	第三节	面
51	·····	第二章	围棋心理的基本要素
52	·····	第一节	记忆——智慧的沉淀与参阅
63	·····	第二节	注意——寻找“发光的斑点”
71	·····	第三节	感觉——特殊的对弈体验
84	·····	第四节	直觉——直视事物的内部
95	·····	第五节	意念——超然物外的视觉
103	·····	第六节	想象——“最杰出的艺术本领”
112	·····	第三章	一般围棋概念的心理活动
113	·····	第一节	定式的入与出
124	·····	第二节	弃子、争先、腾挪的心理分析
134	·····	第三节	“趣”、“味”
142	·····	第四节	读谱
154	·····	第五节	构思

167	·····	第四章 棋风
168	·····	第一节 棋风的心理结构
178	·····	第二节 棋风与意境
194	·····	第五章 创造心理
195	·····	第一节 创造心理的概念
205	·····	第二节 创造的阶段性
210	·····	第三节 灵感创造
228	·····	第六章 攻防心理
229	·····	第一节 攻击策略与心理
254	·····	第二节 防守心理
265	·····	第三节 攻防协调心理
274	·····	第七章 比赛心理
275	·····	第一节 赛前心理状态
287	·····	第二节 赛时心理特征与对策
316	·····	第三节 赛后的心理充实与调整
330	·····	后 记

前 言

围棋心理学是围棋学的一个部分，它的研究对象是围棋对弈中的心理问题。这似乎是一个常识性概念，其实这个概念并不是那么简单。中国自古以来就开始了围棋的研究，其中也包括心理与文化方面的研究，不过，心理学是个外来的学科，它与中国围棋还没有实现真正意义的融合。而且，在西方心理学的范围中也没有对围棋心理的研究。而任何一种单一学科的心理研究都具有其不同的特性，并不是用普通心理学原理就能解释某个单一学科的心理现象。我国的传统围棋学也不包括心理研究，或者说没有作为独立学科的心理研究。在传统的概念中，围棋的问题主要是对弈的问题，而对弈则表现为棋盘上的搏杀，心理问题往往被排挤或被淹没在搏杀的酣战之中，好像心理问题是一个与胜负无关的问题。

其实，心理问题是弈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没有对弈的心理就没有对弈的过程，心理活动是对弈的基础和指导原则之一。比如说攻防问题，在对弈中，攻击与防守应该有着同样的价值，然而，在实际的价值判断中并非如此，有人说攻击的价值大，有人说防守的价值大。造成这一判断价值差异的原因，已经不仅仅是客观标准所能回答的问题，单纯的客观标准也难以成为价值评定的唯一依据，要作出正确的判断还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入手。德国心理学家施普兰格尔曾肯定地说：“离开了心理背景，价值就不可能存在。”（《人的潜能和价值》，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没有心理作为背景，没有特殊的主观因素的参与，价值便无从判断。然而，在实际的价值判断中，认为攻击价值大的毕竟是多数，其原因十分简单，那就是个人的直观体验发生了作用。从对弈的过程来看，直观给人的感觉总是攻击奏效，久而久之，心理结构就形成偏爱攻击的倾向，认为攻击比防守更有价值。但是，也有人说防守的价值大，北宋时期的刘仲甫在他的《棋诀》中就讲到：“用战之法，非棋要道也。不得已

而用之,则务在廉慎以守封疆,端重而全形势。封疆善守,则在我者实矣;形势能全,则我者逸矣。夫以实击虚,以逸待劳,则攻必破,战必克矣。”在刘仲甫看来,攻击在对弈中并非“要道”,最重要的在于防守,“封疆善守”方能“战必克矣”。此话说得不无道理。

如果说围棋心理现象只是发生在双方对弈的过程中,那么这种解释就狭窄了。围棋心理至少表现为弈前、弈中和弈后三个阶段,我说“至少”是因为棋手,特别是专业棋手,他们生活中的每时每刻甚至做梦都伴随着围棋心理活动,这既是对弈的需要,也是因为人类活动的特性所决定的。马克思说:“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的存在着。”建筑师在建房之前,“已经在自己头脑中把它建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围棋对弈同样是一种体力与脑力相结合的劳动,所以,对弈的过程和结果同样在开始前就在棋手的头脑中“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了。当然,对弈毕竟不同于诸如建筑之类的劳动,建筑的构思设计一旦确定,纸上谈兵就可能原封不动地变成实物,其间的变化是不大的。而围棋的构思则不同,围棋的构思除了要进行对弈的前期假设性构思外,对弈之中仍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构思过程,一盘棋不落下最后一子,构思就不会完成。应该说,围棋的构思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运动性,它对棋手的应变能力和建构能力有着更高的要求。

当然,有人会说弈前构思只是一些技术战术的准备,心理参与的因素不大,不过,这只是一个表层现象,它的深层次中依然伴随着强烈的心理活动。仅以前期构思中的联想为例,当一名棋手确定了下一个对弈对象时,他的目标就确定了,在目标的刺激下,他会展开积极的联想活动,联想能力强的棋手,会很快地将对方的资料融化到个人的对弈经验中来,并制定出相应的对策。但这并不是联想的全部功能,一名优秀的棋手会将联想转化成创造的心理动力,以便应对不断变化的形势需要。按照心理学原理来解释,前期构思既要依靠联想,又最忌对经验联想的完全依赖,高质量的联想恰恰是对经验的中止和遗

忘,有了这个前提,创造活动才能正常展开,棋手的前期构思对实战才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现代围棋中,把心理因素作为对弈的一个部分,似乎是一个很常识性的问题,其实并非如此。棋手虽然也常常将“心理”作为口头禅,可是如何将心理因素运用到围棋活动之中却一直处于一个盲点,这就是以对弈的技术过程代替心理过程,对弈过程也就是心理过程,于是,对弈遮蔽了心理,心理问题被淹没到对弈的过程之中不见了踪影。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构思、开局、定式、先手、后手、中盘、结局等环节作出较为明确的心理因素探索,使其真正成为对弈过程中的一个自觉因素,成为提升棋力、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

围棋心理似乎是一个现代概念,在许多人看来传统围棋更多蕴含着文化而不是心理的内涵,对此,其实是一种错觉。在中国的围棋传统中,人们不仅重视围棋与文化的关系,而且也非常讲究围棋的心理功能,我们只要简单地从“灵感”的角度来考察一下就能明了这一点。

陆机《文赋》载:“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遇,去不可止,藏然景天,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纷葳蕤以馥馥,为毫素于所拟。文徽之以溢目,音冷之而盈耳。”陆机认为,感兴(灵感)“来不可遇,去不可止”,来时“妙不可言”,“思如风发,言如流泉,摇笔挥洒,骏利无状”,去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在陆机看来,灵感对作文大有益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关于“据机方通,则物无隐,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的论述,讲的亦是“感性”(灵感)的作用。

中国古代文人与围棋结缘是将灵感意识引入围棋的关键,同时也强化了围棋心理与文化的关系。梁著名围棋理论家沈约《棋品》说:“汉魏名贤,高品间出。”“高品”者如班固、李尤、马融、黄宪、应瑒、王粲等,他们不仅是一代名士,而且对围棋的造诣也很深,如《汉书》作者班固所撰《弈旨》一篇,为现存最古论棋篇。班固指出“因敌为资,应时屈伸,续之不复,变化日新”,讲的是临敌应变适时创新的意思。虽然没有直接讲灵感创造,但结合同时代李尤的“诗人

幽忆,感物则思”(《围棋铭》)而论,倒颇有“灵犀、天机、感性、性灵”等词的意思了,而这些词汇都是中国古代用来描绘“灵感”现象的。而黄宪的《机论》、应玚的《奕势》也不乏其味。

汉蔡洪《围棋赋》更有令人回味之词:“或临居寂然,惟棋是陈,静味无声,潜来若神……静若清夜之列宿,动若流慧之互奔。”这段语言虽然不能直言解释“灵感”,但灵感来临前的“静”和灵感来临后的“动”揭示的非常清楚,那种“潜来若神”、“流慧之互奔”的状态,正是“神动天随”的最好写照。“神动天随”是明代诗评家胡应麟《诗薮》中,对“灵感”现象的生动表述,胡应麟对围棋亦很有研究,他在《庄岳委谈·辛都》中就围棋十七、十八道的棋盘问题有过探索。蔡洪的《围棋赋》还有这样一段文字:“尔乃心斗奔竞,势使挥谦,……秉二议之极要,偃众巧之至权,若八卦之初兆,遂消息乎天文。”在古代围棋论中,蔡洪的论述最不容易理解,往往给人以玄学的印象,但仔细想来,蔡洪的围棋赋才是涉及心理现象最多的一篇棋论,值得重视。

南北朝时期,文与棋是南北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的名流眼里“天下惟有文义”(《棋书梁》·沈约)。且不说“六艺备用,棋登逸品”的梁武帝,就是士林间也是将棋艺、文才相提并论,即使是对人的评价,也是将文、棋作为评论标准的。当时的梁吴郡陆云公,五岁能诵《论语》、《毛诗》,九岁读《汉书》,所以才能“有才思,善弈棋”。应该说,一位九岁孩童的才思较多地表明为“性灵”和“顿悟”,不拘旧法,力求出新。当时的人们已经意识到文、棋互通的道理,以文学的审美观来考察围棋,通过围棋来考究才思,从而达到相互促进的作用。可以说,“灵感”采用围棋对弈中已经是受到非常的重视了。

历代研究灵感创作的文艺名人,都与围棋结下不解之缘,书法家王羲之,画家顾恺之,诗人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杜牧、温庭筠、王安石、欧阳修、黄庭坚……戏曲家关汉卿、汤显祖等等,他们之所以爱上围棋,实乃“弈之实义,大关哉!体希微之趣,含奇正之情,静则合道,动必通变。若夫人神造极之灵,经武纬文之德,故可与和乐等妙,上艺齐工”(沈约《棋品序》)。或者

说诗文与棋艺都有一种相似的灵感体验，就像汤显祖对灵感体验那样：“自然灵合，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悟悟奇奇，莫可名状。”这也许是诗棋同源的原因吧。

灵感，在中国历史棋士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以清代为例，由于各派的角逐，棋艺水平提高很快，到棋圣黄龙士时，我国围棋水平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特别是黄龙士备受人赞颂。清中叶《镜花缘》作者李汝珍对黄龙士赞不绝口：“自黄月天出，异想天开，别开生面，极尽心思之巧，遂开一代之盛。”清末棋家无锡邓元穗对黄龙士也推崇备至，他说：“龙士如天仙化人，绝无尘想。”“龙士用思犹密，深入奥窍……能潜移默运之间，益见巧心妙用，空灵变化，出生入死。”锡山吴骞在《弈妙二集》也夸耀地说：“惟龙士超轶绝尘。”这里所讲的“异想天开，别开生面”、“绝无尘想”、“空灵变化”、“超轶绝尘”都是对黄龙士灵感创作的赞语。

清中叶的棋坛，异能间出，健将如林，其中梁魏今、程兰如、范西屏、施襄夏又最负盛名，被称为围棋四大家。此四人不仅对传统棋艺导幽索奥，而且灵感创造也是层出不穷，固李汝珍说：“此四子者，皆新奇独造，高出往古，而范尤为出神入化，想入非非。”“范”是指范西屏，他棋风奔放幽远，想入非非，不拘泥前人之法，每每落子出人意料。清末棋艺家邓元穗在《范施十局序》（即“当湖十局”）中说：“西屏奇妙高远，如神龙变化，莫测首尾。”可见棋艺高深灵气十足的范西屏备受人们推崇。

“攒眉思出九天上，奋秀气夺千人军。”这是赵执信（清）悟棋佳句，同样，古代棋士也意识到，只有创造才能艺盖群雄。“气夺千人军”成为棋坛一代骄子。

为了能够更加明了中国围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与文化心理的密切关系，我想以黄庭坚（黄山谷）的两首棋诗为例，作一个相关的分析和赏析，并由此进一步证明中国古代文人对围棋心理文化建设所作出的贡献。

从黄庭坚咏棋诗看中国传统的围棋观

黄庭坚，我国北宋诗界一代宗师，同时也是一位围棋名家。他不仅著有《棋诀》行世，而且写了不少咏围棋的诗篇。《弈棋二首呈任公渐》是为诗家、棋手所乐道的名篇。其二诗云：

偶无公事客休时，席上谈兵校两棋。心似蛛丝游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

湘东一目诚甘死？天下中分尚可持。谁谓吾徒犹爱日？参横月落不曾知。

这首诗是作者解叶县尉时呈赠给上司任公渐的。

黄庭坚诗名大，棋名亦大，山谷棋艺在当时的文人圈中属于高手。苏东坡曾说过：“生平三不如人：着棋、吃酒、唱曲。”这“着棋”就是针对山谷等人而言的。山谷善弈，并不夸张，不过常有一种下棋无敌手的感叹，“纵有舞裙歌板，谁共茗邀棋敌？”就是这种心理的写照。因为山谷精棋理、善对弈，所以他的咏棋诗“棋韵”生动、意趣幽长。

“偶无公事客休时，席上谈兵校两棋。”“两棋”，就是黑白两色围棋。乍看，这是一个很散文式的句子，全局单线直下，无意为诗，表达的意思也很简单，只不过闲敲棋子而已。但如果联系黄山谷的处世态度和创作追求，那么它至少表达了三层意思：

第一：本题其一诗中颌联对句有云：“手谈胜与俗人言”。“坐隐”、“手谈”都是中国古代对围棋对弈的别称。黄庭坚认为，下棋要比与俗人交谈强得多。对山谷来说，“俗”与“不俗”，是他衡量一切艺事和为人处世的重要标准之一，当然也是衡量棋艺的重要标准之一。何谓“俗”，何谓“不俗”，山谷在《书缙卷后》中讲得明确：“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常为少年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或问不俗之状，老夫曰：难言也。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就是说，如果思想境界不高，

即使笔墨不减钟、王,终是俗书而已;如果为人处世不能洁身自好,也是俗人。黄山谷在任叶县尉时,身处官卑职小的僚属,是个听人指使“由人不由己”的佐杂,但他始终坚持端居处世,刚正不阿,不与“俗人”、浊吏朋比。

在黄山谷看来,围棋是“不俗”的雅友,因它能教人“仁义礼智信”。在陈氏《五子字序》中,他说:“仁义礼智信,虽所从言之异,要于内视反听,克己以归于君子而已矣。”这里虽然不是直接说棋,但这一观念却与“棋道”一脉相通。北宋直秘阁学士潘慎修曾说:“棋之道,在于恬默,而取舍为急,仁则能全,义则能守,礼则能兼,信则能克,君子知斯范者,庶几可以言棋矣。”潘慎修对棋道的概说,代表了宋代文人对棋道的共识。黄庭坚出于当时义宁双井诗礼世家,于“仁、义、礼、智、信”五常、儒家道统皆有所修,现在以此喻弈,彻悟棋理;这同时也证明他识围棋为“不俗”。

第二,进一步探讨避俗,围棋对弈是“治心养性”的重要途径。黄庭坚坚信通过“治心养性”可以达到一种道德境界,实现一种精神价值。在《游艺斋》中,黄庭坚说:“色荒者使人跻跻,酒荒者使人漠漠,游于六艺林,是谓之名教一乐。”他把“色”“酒”看做是“治心养性”的大敌,曾发过誓,要戒淫、戒酒,而对于“六艺之林”的围棋则情有独钟。在他看来,围棋就是一种境界: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秩序,有天地方圆之象,有阴阳动静之理,情理协调,天人合一。这种境界与黄庭坚的追求“存心养性以与天地参也,则能御六气以游无穷”(《石信道诸子字训序》)是完全一致的。

第三,黄庭坚追求一种诗韵和棋韵的合辙。这首诗的开头平淡,很有些像对弈的开局:寥寥几子,随意落盘,既不喧哗,亦不精彩。但开局布置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蓄势”阶段。这时虽然还很难看出整个对局的质量,可整个对局的深湛却蕴藏其中了。“偶无”两句亦无惊人之处,淡然无外饰,可细细推敲,诗韵棋韵却兼而有之。

再看颌联,“心似蛛丝游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这两句具体形象地刻画了下棋人专心致志的神情和姿态:上句写神情,写下棋人忘掉了世界,忘掉了

自己,他的神情好像轻盈的蛛丝,悠悠地飘扬在天空,达到了游心物外,物我两忘的境界;下句写姿态,写下棋人由于殚思竭虑,身体好像蜕化后的蝉壳,挂在枯干的树枝上,变成了一个无生命的躯壳。同时这两句对下棋人的心理也是写的穷形尽相,绘声绘色,不失为我国古代围棋心理描写的千古名句。

黄庭坚能写出超过前人的诗句,其原因:一是客观方面。到宋代,围棋研究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这时不仅出现了我国棋论史上权威的理论著作——刘仲甫的《棋诀》,而且大家从独特角度对围棋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其中包括山谷同数学家沈括对围棋的数学研究。沈括“博学多能,天文历数,钟律壬遁,皆极其妙,尤善用算,甚好弈棋”。按照沈括的计算,围棋的变化“大约连书万字五十二,即是局之数”。数目之大,令人咋舌。如果再加上分析、推理、归纳演绎……应该还不止此数。是否可以说,黄庭坚的想象几与沈括之研究同一轨迹。二是主观原因。黄庭坚重视心灵的怡养,也重视心灵的透视,他的诗似乎不是用感官去体察,而是用心智去感知。感官的体察与心智的感知,是“心似”、“身知”两句不同于前人的根本区别所在。读“心似蛛丝游碧落,身如蝸甲化枯枝”时,总会产生一种触及心灵的感觉,似乎自己的精神也进入到一个风月同天的境界。

颈联,“湘东一目诚甘死?天下中分尚可持。”“湘东一目”是个典故,说的“独眼龙”是梁朝湘东王萧绎。他并不愿意像别人希望的甘心去死;棋局的发展仍然像项羽与刘邦割鸿沟中分天下一样,双方势均力敌,各占一定地盘,谁胜谁负还有一争呢!诗人引用这个典故,是指围棋的眼位。按对弈的规则,如果一块棋只有一个眼,就是死棋;一块棋做成两个眼,才是活棋;在特定的情况下,一个眼的棋并不一定会死,它可以与对方的棋构成“共活”。

黄庭坚以典论棋,表明的是诚不甘死的意思。在围棋盘上,一块棋是一个局部,虽然围棋有“一着定输赢”的说法,但并不是绝对的,局部的得失有时并不能说明全局的得失,下棋人往往会有意识地使用苦肉计、弃子转换等方式,放弃局部的利益,以获得全局上的更大优势。只有诚不甘死,才有信心和力量

去中分天下。黄山谷也才能在“湘东一目诚甘死”之后,顺理成章地写出“天下中分尚可持”的诗句。

诗人在这一联中主要是作议论。按说,以论入诗易显呆板,难以调动读者的审美情感。但是,诗人却巧妙地使用典故,把议论隐藏在典故之中,使原本枯燥的道理变得形象生动起来。同时,这一用典也给全诗带来了一种轻松诙谐的情调,这个情调与第二联的紧张气氛相比,起到了一紧一松、一张一弛的作用,从而使全诗不仅顺应了读者的阅读心理,而且也暗含了对弈心理的变化规律。另一方面,诗人对颌联、颈联的写作顺序作了一个颠倒,“心似”一联是“湘东”一联的结果,“湘东”一联是“心似”一联的原因。诗人有意颠倒写作顺序,旨在突出下棋人的对弈心理,强化艺术的感染力。

尾联,“谁谓吾徒犹爱日?参横月落不曾知。”这两句写下棋人夜以继日、通宵达旦的着迷情景。直觉上,这两句诗属于一般性描写,写下棋人“坐隐”忘时的情景,但黄诗却包含着更多的理的底蕴和对时事、生活的感叹。

黄庭坚写这首诗时还很年轻,很有才华,可是没有得到重用。“世上岂无千里马?人中难得九方皋!”正是怀才不遇的苦闷心情的写照。不过,此时的黄庭坚一方面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可另一方面又对风云变幻、波涛谲诡的官场存有戒心。他不是不“爱日”,实在是心存顾虑啊!他感叹人生,力求寻找新的精神寄托,而这一寄托,在解叶县尉时终于找到了,那就是悠远的历史文化,“观象思古人,动静配天运”就是他的基本观点。作为历史文化内容的围棋,不正是“有天地方圆之象,有阴阳动静之理,世道之升降,人事之盛衰,莫不寓是”(张拟《棋经》)。围棋中有如此广阔的内容,黄庭坚岂不是在追寻新的日光吗!不是在寻找“动静配天运”的规律吗!

棋子落盘是有声的,这声音很响很脆。我们从诗作中仿佛感觉到,山谷从那有声的棋子之中已经找到了与现实抗争的精神力量,获得了新的人生愉悦。